

# 面朝大海

梅国云



将鼠标按在海南岛地图上，然后缩小至1:200千米，海南就像一只玳瑁，正准备穿过更为宽阔的水道，游向广袤的太平洋。忽然一个无限广阔的水域出现在了眼前，它立马就生出了要行走天下的豪情。可最终还是没能往前游动，它定格了，它似乎听到了某种召唤，如果永恒着这个姿态，就会为未来生活在它身体之上的生民带来开放的视野、丰饶的物产、绝佳的风光、灿烂的文化、永久的和平。

因为这样一个姿态，它便成为吉祥和尊贵的象征。相传观音菩萨慈悲航南海，就有它的伙伴相伴。这也成了海南人总以海南岛的形状酷似玳瑁为豪的原因。

玳瑁向着浩渺的太平洋，迎着飓风和滔天巨浪的正是它的头部。非常有趣的是，整个头部正是文昌。自定格以来的文昌必须要接受世界上最大海洋的挑战，必然要为整座岛屿的福祉承担责任。事实上，海南每年经受台风最多的地方就是文昌。当热带风暴和台风进入南海西北部海面，文昌总会被吹打得地动山摇。据统计，每年影响文昌的热带风暴和台风平均有4次。2014年7月18日下午3时30分，中国有记载以来最厉害的台风“威马逊”以17级、60米/秒的巅峰强度横扫海南。

不知从何时开始，文昌东部海边，就长出了成片的椰子树。特别是在东郊镇的海滨半岛，看那一望无际的林带，你只能对大自然感慨万千。海南岛上，为什么在这个风口，生长了规模如此浩大的椰树林，至今仍是谜。或许是南海观音菩萨不忍台风对文昌的摧残，忽一日令椰子树神从四面八方长途跋涉聚拢了过来，搭起抗风屏障。

文昌不仅要遭受热带风暴和台风的袭击，在古代，地震也会经常袭来，即使是今天，仍是M1级地震频发的地方。可见，这里不仅是这座岛屿抗击来自东部太平洋风暴的门户，也是为整座岛屿顶住因雷州地洼中部断陷而使大地难以安静的一线堡垒。如此风口脆地，却是中国较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区之一，拥有四千年以上的文明史，是海南史前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早在新石器时代，文昌县洒镇凤鸣村就形成了呈聚落状的大小不等的村落，神秘的雷公曾、半月形石锯、石矢簇放射着从远古传过来的迷人光芒。

当初天设地造既成，这只玳瑁便为文昌承下了“风雨过后，满天彩虹”的命格。玳瑁迎着大洋的姿势，就像一个有着胸怀天下之志、又能吃尽天下苦的人一样，绝非池中物。

文昌的新埠海湾与北方大陆握手相望，为什么一代又一代文昌人宁可冒九死一生的风险，踏上滔天恶浪，出走异国他乡，却没有跨过海峡，去往大陆内地，找一个风调雨顺的农耕之地安身立命？因为这里的民众知道，玳瑁目睹的前方，正是这个星球上最为辽阔的海洋。风浪越撼动这块土地，文昌人越是要把它踩在脚下。有资料称，如今祖籍文昌的华侨华人共有120万余人，是现在文昌人口的两倍多，遍

布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见当年涉涉大洋、出走异国他乡的文昌人，是何等的规模。

上世纪50年代，文昌华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韩槐准发现，他在家乡凤鸣村所发现的石器形状，与东南亚一些地方相似，但与北方黄河流域的石器截然不同，由此推测，文昌先民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与东南亚先民有来往了。文昌人敢为天下先的基因，恐怕从那个时候就已经种下。融到骨子里的世界任我行、不惧危难、险中求生的精神，使他们无论闯到哪里，都能在哪里落地生根。他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莫过于宋嘉树，一个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华侨，居然将大部分财产投入到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中，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就连他的子女宋氏三姐妹，也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人物。

文昌人走向大洋要么成为华侨，要么成为渔民。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里的《更路簿》和有关资料里，真实记录了这里的渔民从清澜港出发去往南海的路径和海况，足迹遍及数百个岛礁。他们和琼海潭门渔民，最早发现了西沙、东沙、中沙、南沙诸岛，开辟了200多条生产作业线，给120多个岛礁和沙洲命名，使它们有了身份。《文昌县志》详细记载了文昌渔民前往南海耕海作业的实情。在波浪翻滚的南海，渔民们一去就是半年。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渔民葬身海底。每个家族都有在海上遇难的亲人。他们明知出海就是搏命，但祖祖辈辈，波谷浪尖，前赴后继，毫不畏惧。

在文昌人的性格里，既有闯的坚决，也有守的坚贞。闯得波澜壮阔，守得感动天地。男人出走南洋或出海打鱼，最提心吊胆、最牵肠挂肚的就是女人。不知有多少出走南洋的男人，再也没有回来。不少女人，并不知道男人出海没几天就葬身鱼腹，但只要一天没有得到准信，就一直等着。守望妇，守的不只是女人对男人的坚贞，还守了家的根基。

在文昌不仅有坚守的女人，男人也同样坚守。出走南洋的，心里始终装着故土，始终不敢忘记自己是文昌哪个村子、哪个族群的身份。他们捐助助学，投资家乡建设是一种坚守；他们在文城、在铺前兴建南洋风格房屋，是一种坚守；他们翻新宗祠，补填族谱也是一种坚守。而没有出走南洋的男人，为了香火

传承，为了家庙宗祠，为了家族兴旺发达，无不表现出他们的坚韧不拔和聪明才智。“海南机关半文昌”，意思是海南政府机关里面，一半是文昌人。这话虽然说得夸张，但却透着文昌人不敢躺平的心思，他们是要光宗耀祖的，他们是有着家国天下情怀的。文城镇文东路20号有座孔庙，也是当地人心中的文庙、圣殿，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至今已近千年，却是海南岛上为数不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文昌人不仅重守家业，更重守护大业。因为他们的坚守，孔庙不仅成为文昌古代教育的摇篮，也成了近代教育的发祥地。“文昌”之名正是文昌人守护文化大业所得。今天的文昌中学，一直是海南省重点中学，即使在全国也排名靠前。虽然处于风口，但因为文昌人的坚守，文昌也是全岛保存历史遗迹最多的地方市县之一。文昌学宫、斗柄塔、韩家宅、铺前镇、十八行村等名胜古迹，见证了文昌历史的厚重与辉煌。文昌人的自信，正是来自于他们迎难而上的不服输精神。2017年4月20日，搭载中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的长征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宣告中国航天迈进“空间站时代”。

文昌的方位，决定了它所承受的磨难，却造化了海南和南海的美好。相比于整个岛屿，文昌这块地方，因为亿万年来始终承受着最大的风浪，被海水剥削成窄小的头部，而头部以下，却渐渐肥大成越来越宽的中部高四周低的一个圆的身躯，不仅如玳瑁般美好，而且还在这样一个3.5万平方公里的神奇土地上造化出了无数稀有物种。海南野生动物达561种，其中兽类70余种、鸟类340多种。海南拥有陆生植物约5860种，其中维管束植物4680种、乔灌木2200种、药用植物3100种。海南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在这些药植中，与人类健康有密切关系的达2500种。沉香、降真香、黄梨梨等更是天下奇珍异宝。

因为上天造化出的这样一个特殊方位，同样深刻影响了海南整个岛屿的人文。在新石器之后的数千年里，北方大陆文化跨海而来，大多是在琼北融合后，再向南部发展的，一定程度上，文昌发挥了桥头堡的重要作用。海南岛文明异彩纷呈，最为生动的恐怕当属语言。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岛屿之上，有黎语、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和儋州话、临高话、客家话、白话、迈话、蛋家话等方言达十多种，是不可多得的语言宝库，就跟这座岛屿上繁盛的植物一样，既独立存在，互不侵害，又相敬如宾，携手相长。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个族群。不知当初文昌和琼北的其它地方，是如何接纳了这些外来族群，并且使他和平地分散于岛屿各地，扎下根来，安住于斯。岛屿人文反哺南海，数千年来如日月之光照耀，使这里成为一片祥和之水。

玳瑁摆出的方位，就是海南风生水起、福佑千秋万代的图腾。无疑，文昌就是一部值得书写的大书。

今年回老家过了个年。大年初一给乡亲们拜了拜年，初二给小学老师拜年，初三去丈人家，初四走了几家亲戚，一路感慨。乡亲们都住在洋气的“新农村”里，那是小时候在宣传画上才能看到的情景，甚至超过了宣传画。水泥路、水泥院、贴着彩瓷砖的房子，大门宽阔得能开进轿车，自来水、抽水马桶、取暖做饭两用炉等一应俱全，让我们这些城里人有些眼红。

当按下电源开关，院里各种各样的灯次第亮起来时，我就想到小时候，把一盏煤油灯放在木骨纸糊的灯笼里，挂在院子的晾衣绳上，煤油灯通过白纸窗花透出来的昏黄灯光，让院子有些梦幻的感觉。

当打开自来水龙头接水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挑着担子到深沟泉里挑水，来回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挑两次就得一个小时。倒在水缸里，做饭洗脸都要节约着用。

在统建厕所用抽水马桶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三九寒天在土厕里方便，身上冷得要冻成冰块了。

除夕，大人忙着手机拜年，给孩子们发红包，孩子们忙着放炮。当烟花爆竹映亮了天空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用架子车辐条做的“拌炮”——把火柴头扭下来，捻进辐条帽里，抓着辐条另一头，把辐条帽在房台上一敲，发出“啪”的一声。即便放炮，也只能放几个鞭炮，放一指粗的大炮，已经非常奢侈了。只有初一早上出行迎喜神的时候，村里负责鸣炮的人，会放几下自制的铁筒火药炮，让整个村子听到。

如今让人有些无法适应的是，人们大年初一就走亲戚了，有些人甚至初一到就把所有亲戚走完，开着车，拉着满满一后备箱的礼物，一家发一件，一天就发完了。问哥，咋这么急，哥说，大家都忙，早早走完，就忙去了。

大年初四，侄子拉着我去亲戚。最远的亲戚，也几十分钟就到了。车子在平整的水泥路上行驶，看着窗外那些当年艰难攀行的山路，恍然如梦。

小时候，走亲戚需要半个月，从大年初二到元宵节，都在走。好多亲戚家，往往早上出发，下午才能到，中间要翻几座山，过几道河，到有些亲戚家，还要住一宿。

老家把走亲戚的礼物叫“情”，小时候的“情”大多是父亲用花生封包出来的。把花生放在裁成四四方方的几层白纸上，折成县官帽的形状，上面小，下面大，裁一绺红纸，用麻纸绳十字交叉绑在上面，就是一封“情”了。临近过年，一封封“情”放在桌子上，一条条竖贴在白封包纸上的红纸就像胸带一样，让人觉得满桌子全是年，全是心意，全是美。许多亲戚家路途太远，走

## 向往中的美好生活

郭文斌

到这时，“情”已经没有了形状了，有的甚至半路上就烂了，正好尝一颗，反正已经烂了。到亲戚家，拜完年，把已经烂了的“情”从包里掏出来，往桌子上放时，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亲戚也理解，因为他们的“情”到我们家时，也往往都烂了。那时常常想，走这么远的路，就送这么一包“情”，为什么呢，而且是今天我到你家，明天你到我家。

现在，人们走亲戚简单又大方，都是箱装商品，要么一箱杏仁露，要么一箱牛奶，要么一箱水果，或者两箱。这“情”，不像当年放在桌子上，而是放在地上，到每家，都是半地的“情”。

亲戚家的院子、房子气派得让我这个城里人感觉自己寒酸，家家都是气派的沙发、瓷砖地、茶几。茶几上，摆满了各种水果、干果、糖果、饮料，像小灶台一样大的炉子，把屋子烘得热乎乎的。哪像小时候，到了亲戚家，拜完年，就要脱鞋上炕，给腿上盖上被子，围着炕桌吃，围着炕桌唠。每家按规程要上三道饭菜，先是油饼小菜，再是炒菜，往往是萝卜丝炒肉或者白菜炒肉，第三道是长面。一个红泥小火炉放在炕头，上面炖着糖茶。而今天，即使亲戚有心这样做，串亲戚的人也没耐心等待一一品尝了。

亲戚给几个侄孙糖果，他们说不要，只是拿了几串炮到院里去放。想起我们小时候，给长辈拜完年，长辈要么从炕柜抽屉里取出几个核桃几个枣给我们，要么给我们二角压岁钱，当从亲戚手里接过糖果和压岁钱的时候，感觉向往中的美好生活都在心里了。

而现在，人们就在过向往中的美好生活了。



## 老家茶汤

王慧俊

我的老家炒米房在内蒙古赤峰市，位于连绵的大山脚下，从字意上理解，是个盛产炒米的地方。

每当村人们说出自己的居住地“炒米房”这三个字时，总是洋溢着自豪感，原因是那里生产炒米，他们用炒米做茶汤的手艺很娴熟，周围十里八乡闻名，人们纷纷登门向他们讨教做茶汤的秘方。

茶汤的原料是糜子米。糜子米种植在山坡的沙土地上，耐旱，和谷子差不多，但产量较低，颗粒要比小米粒饱满，呈米黄色，每一粒都亮晶晶的。老家那里有一个习俗，一进腊月，家家户户都开始做茶汤迎新年。其实茶汤就是一种粥，比米汤要浓一些，里面并没有茶叶，原料全是炒米。

茶汤属于传统小吃，起源于明朝。据说，我们村原先不叫炒米房，叫王家梁。后来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蒙古袍的男人来到村子，山上山下转悠，他看到山下过路的人很多，山坡上种植着很多糜子米，便高兴地在山下的公路边盖了两间小房，幌子一挂，茶汤馆开业了。他说喝茶汤不分民族和季节，是一种暖心的美食。他告诉人们做茶汤不得有半点马虎大意，首先要将米选好后，用清水洗干净晾晒后，在铁锅里轻炒，然后去碾子压成细面，回家后再把细面放在铁锅里少放点油用木炭火炒，一直把面炒成粉红色。

冬天喝茶汤最为惬意了，用滚烫的

热水沏一碗茶汤，稍许放点红糖或白糖，喝一口香喷喷甜丝丝的，顿感温暖。农村的冬天比较闲，大多数人家吃两顿饭，如果肚子饿了，喝上一碗茶汤，既解渴又解饿。特别是人们出门回来，进屋喝上一碗茶汤，顿觉从头热到脚，热汗涌出，既解除了疲劳，又提神助兴。

炒米也可干着吃，捏一点扔进嘴里香味外溢。就因为用炒米做茶汤在当地名气大增，村人们将王家梁改名为炒米房。

春节前后，喝茶汤的人极为普遍，特别是晚上，串门的人较多。主人见客人来家，便马上烧水沏茶汤招待。大人们炕上一坐，喝着热气腾腾的茶汤，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家长里短。孩子们手提着自己糊的带有“福”字的灯笼，走东家串西家，高兴地向人们展示着自家的喜气。喝着茶汤，小伙伴们述说着过年妈妈给做的什么新衣服、爸爸给买了多少鞭炮。总之，喝着茶汤，大人孩子心情畅快，听着外面时而传来的鞭炮声，越喝越香，越喝心里越甜。

炒米房的茶汤滋养了很多人。如今从炒米房走向天南地北的人很多，但他们都以家乡的茶汤为豪，非常想念家乡的年味，传话让家人无论如何邮寄点茶汤面让他们解解乡愁。虽然各地喝茶汤的人很多，但炒米房做出的茶汤别具一格，不是正宗，暖不暖心，一上嘴就知道。

## 故乡的雨

姚 船（加拿大）

久居加拿大，对雪景早已司空见惯。不过，这个冬天多伦多第一场雪，那纷纷扬扬的雪花依然令我再次心动。树木的枝杈被染上一层雪白，枯黄草地变得银装素裹。我立刻拿手机把眼前的画面拍下，传给远在大洋彼岸故乡的好友。

友人回复说，他那里正下着雨，接着传来从楼上俯拍的小区雨景。细雨迷离中，圆形的花圃有鲜花开放，红的、黄的……被雨水浸润，似熏染的水墨画。有人撑着彩伞在花圃旁经过，一派恬静祥和。

南海之滨的故乡，气候和暖，从未下过雪，只有那生命之水——雨，四季轮回滋润着这座美丽的城市。看着小荧屏，又望望窗外。故乡的雨，异乡的雪，一时间在脑海中翻涌，牵引出许多往事。

我与友人是在读初中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木板屋，离学校不远。有次他生病了，我们几个好朋友去探望他。窄窄的小巷，木屋子很矮，虽有两层，但踏着竹梯向上攀两三级，脑袋就伸到楼上地板上。踩上去，地板“啾啾”作响。

后来各自求学，很少联系。我们先后回到故乡工作。他告诉我，早已告别木屋，搬到一处老城区。有一天我们骑自行车按址前访。一排排三层高的水泥建筑显得有点陈旧，进入楼房大门，光线骤然黯淡。听他介绍，三楼住两户，各有两间房，厅和厨房卫生间共享。他边打点工夫茶具边说：“暂时也算满足了，起码不用担心木板屋听风漏雨，提心吊胆。”

我们常见面，但直至我移居加拿大，很少去他家。想不到相隔20年，我和内子回去探望亲友，应邀住到了他家里。当然，他已非住在原址，搬到一幢半新的住宅大厦4楼，单门独户，三房一厅，厨卫俱全。他说：“何必住酒店？我老妈走了，女儿也出嫁，家里正空着一间房。这里离菜市场很近，你们想吃点潮汕风味的东西，一下楼就能买到。再说，晚上老同学、老朋友来相聚聊天，深更半夜都不怕。”

那几天，我真像回到老家一样，倍感亲切温暖。大家回忆当年阔别前的晚上，雨后初晴，盛夏的天空像被洗涤过，明月的清辉洒在人民广场上，格外清明。踏着湿漉漉的石堤，



我们来回踱步，欣赏着海港的夜空，想到以后相隔万里，两地日夜倒序，已不能同时欣赏一轮圆月，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现在大家又欢聚一起。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题。儿子刚大学毕业，儿女都走上社会，他感恩生活。

此后年复一年，他儿子也成家搬走了。老两口日子像清溪山泉，汨汨而流，轻松而平静。有一天，他忽然传来新住址，说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每天上上下下爬几层楼梯，有点吃力。我一看，却大吃一惊，4楼吃不消，怎么还上5楼？写错了吧？他马上在电话中应道：“没错，5楼，有电梯嘛。”我恍然大悟，向他道贺：“你是步步高升啊。”他哈哈大笑：“算是更上一层楼。”

几近一辈子，居屋三迁，从简陋的木板屋，到幽静的花园小区，时代的变迁，他走了一条漫长然而越走越宽广的路。

此刻，望着外面白茫茫一片异乡的雪，我的心早已飞到遥远的故乡，仿佛和他一起站在窗口，居高临下，欣赏小区迷人的雨景。那故乡的雨，温柔地、轻轻地滋润着我久渴的心田。